



柏杨谈

男女情爱

台湾 柏杨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柏杨谈男女情爱

自珍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柏杨谈男女情爱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73,000 字
版次 1993 年 4 月第 2 版
印次 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7-5057-0144-4/B·5
定价 7.50 元

出版说明

台湾省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向以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文笔犀利著称。他的著作极丰，而其杂文更是饮誉台港，深为海外华人称道。柏杨杂文的内容丰富，上自三皇五帝、宇宙洪荒，下及二十世纪的花花世界，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谈。而对所谈问题，每每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砭责时弊陋端，辄能一针见血，刻画庸夫俗子，尤为生动毕肖。而文字之诙谐，语言之辛辣，读来几可令人喷饭。

为满足国内读者的求知渴望，我们特请自珍同志辑录这本《柏杨谈男女情爱》。共收杂文近百篇，都是谈论男女情爱问题的。作者在这些杂文中，鞭挞了潜藏于婚恋、礼仪、习俗各个领域的封建遗毒，对各种资产阶级的世俗偏见也作了有力的揭露。这对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净化我们的社会环境都是有所裨益的。

ABD35/ef

目 录

爱屋不及乌	(1)
虚荣和荣誉	(8)
爱情如火	(11)
半瓶醋·火鸡型	(16)
座右之镜	(19)
月白风清之夜	(27)
庸俗是致命伤	(32)
三心牌	(35)
危险信号	(43)
消毒作用	(50)
爱情是相对的	(58)
自由恋爱	(66)
老妻少夫	(74)
傻子乎？疯子乎	(82)
老夫少妻	(87)
为啥喜欢老家伙	(92)
公开的谋杀	(96)
越想越糊涂	(102)
痴心女子负心汉	(105)
“爱情老套”	(109)
富易妻	(113)
霹雳般问题	(117)

闹易夫	(122)
山阴公主万岁	(126)
危险的投资	(131)
订婚也好	(135)
剥掉伪装之功	(139)
最好是不	(144)
治弃妙法	(149)
压舱	(152)
人生可恋	(157)
滚到十八层地狱	(162)
爱情和作战	(167)
爹	(172)
婚姻的大敌	(175)
敬意和爱心	(178)
不被欣赏	(184)
不贞的恐怖后果	(187)
有点异样	(191)
“有限”的付出	(194)
五个问题	(201)
爱情与金钱	(210)
驴子问题	(212)
且看恒娘	(218)
被踢后的表情	(223)
隔离破坏爱情	(227)
人怕伤心	(230)
龟缩哲学	(233)
比了解上帝都难	(237)

真正的不顾一切	(241)
爱情是有条件的	(244)
困惑不解	(249)
灵性被酱住	(253)
罪恶的眼睛	(255)
炉火中烧	(260)
防妒之道	(263)
玩火	(267)
文明产物	(269)
老处女和独身	(272)
心理危机	(276)
上帝的叛徒	(279)
爱情不是买卖	(282)
情杀	(285)
抓抓心里奇痒	(288)
变态性心理	(291)
英国大嫖案	(295)
陆谦奇计	(300)
名女人	(303)
小心皮条	(306)
人生一大困扰	(308)
周公文王之化	(312)
洋人宫廷	(315)
多妻制度	(319)
女人不是人	(323)
帝王乃绝妙之物	(326)
种种之“星”	(330)

逃不出滴蜜的舌头	(333)
杀了她全家	(336)
混帐哲学	(340)
舞女的故事	(343)
李娃女士	(346)
两大动力	(350)
日本人的贡献	(353)
“书寓”	(357)
必须隆重	(359)
新三从新四德	(363)
画虎不成反类鳖	(368)
女人的名字：强哉骄	(371)
三上吊与刘玉娘	(376)
弱者的名子：一滩泥	(380)
卜太太的烦恼	(355)

爱屋不及乌

《约伦堡大审》那位年高德劭的法官，曾告诉因这一影片而得金象奖的男主角曰：“你讲的都合乎逻辑，但合乎逻辑的并不都是合乎真理的。”这两句话的学问大矣，谁说文学家容易干乎，仅这两句话，那个剧作家便应被供进圣人之祠，恐怕中国目前的作家，挤不出如此这般的见解。但我们却可套之曰：“凡是真理，也不见得统统是合乎逻辑的”也。

爱情尤其如此，盖爱情和魔鬼一样，不受人为的规律所拘束，性质异常的怪，你不承认不行。圣人曰：“爱屋及乌”，此典故在辞海上一查便知，但不妨再加说明：你新盖了一座房子，美奂美仑，忽然一只乌鸦先生站在屋顶上哇啦哇啦乱叫，大怒之下，能给它一个手榴弹哉？盖那准把屋顶轰垮，真是天下最大的笨蛋也。跟此同一道理的屋和鸟，则是女儿和男朋友，女婿，儿子和女朋友、媳妇焉，有些岳父母公婆把女婿媳妇简直看成眼中钉，无他，一点也不逻辑，一点也不“爱屋及乌”。不但不爱屋及乌，反而爱屋恨鸟，象《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先生的娘，便是一个典型，把媳妇恨的要死，非赶她走路不可，结果媳妇固赶走啦，儿子也翘了辫子。老太太听到儿子上吊消息时，心里是啥滋味，外人不知。但我跟你敢赌一块钱，如果这里面没有爱情，而仅只是屋子和乌鸦，绝不会弄成那个下场。

爱情使人自私。柏杨先生有时听广播，有时看小说，常听到和看到一些诠释爱情的话，曰：“爱情是不自私的”，呜呼，离开自私，还有爱情乎哉？不自私的爱情，象没有身躯的人一样，有此可能乎哉？你不妨研究一下，凡是到处宣传爱情不自私的人，危险性都很庞大；千金小姐也好，风流寡妇也好，最好不要惹他，否则准有戏可瞧的。

柏杨先生最讨厌青蛙，我的幼孙却硬是喜欢，家有一箱，专供其贮蛙之用，偶忘关闭，则床上桌上，遂成了蛙老爷天下，叫人怒火冲天。可是既然幼孙爱之，我们老两口只好也因而爱之。数学上有那么一个公式，甲等于乙，乙等于丙，则甲准也等于丙。于是，甲爱乙，乙爱丙，甲因之也非爱丙不可，还有比这更结实的逻辑乎？然而爱情上却不一定如此，丈夫爱太太，太太爱姘头，你总不能说丈夫也爱姘头吧。恐怕不但不爱，多半都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的邻居有一位正在读大学堂的女儿，男友如云，最近被一般实富商包她前往美国，乃将所有户头统统斩断；有时深夜不寐，听她在门口和那些纠缠不清的男孩子们窃语，她每每哀怨曰：“你不是说你爱我乎？愿为我死乎？愿叫我快乐乎？你不再理我，不再打扰我，不再爱我，成全我去美国的念头，你就是爱我，就是叫我快乐啦。”我听了立刻毛骨悚然，她这一辈子如果安然无恙，真是上天特别照顾她。她的话再合逻辑不过，我想就是教逻辑学的教习都无法抬杠，可是逻辑用到爱情上，就可能使人冒出杀机，不要说男士听不进去，即令听得进去，被说的哑口无言，垂头丧气，恐怕也只是口服心不服。

爱情是自私的玩艺，只有在自私获得满足之后，才能表现出爱情的伟大。没有自私，便没有爱情。你阁下有一女友，平常她一咳嗽你就心跳，可是上个月美国钢铁大王那位如花

似玉兼腰缠万贯的女儿，非嫁你不可，专机一架，接你去纽约结婚。二十年后，你从前那位女友又有咳嗽，你的心还跳不跳乎。你至爱你的太太，而你的太太却去旅馆和别人乱搞，你又是啥想法哉？如果爱情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反正有妻大家睡，那你应哈哈一笑也。然而，这种男人，又算啥东西？

爱情不但不能转嫁，而且也没有必然的发展途径，一个科学家把氢二氧一弄到瓶子里，用不着任何甜言蜜语，结局一定是水。爱情则不然，本来你种下去的是西瓜，如果你不用培养西瓜的方法去培养，将来说不定长出来的是龇牙菜。象魏平澳先生的婚姻，当初爱的要命，经过如彼之坎坷和如彼之奋斗挣扎，才争到手的爱情，按逻辑说，还能不珍惜、不长久者乎？那个瓜子不能说不大不巨，不能说肥料不足，然而长出来的仍是龇牙菜，其中道理简直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奇妙，够我们吃惊的矣。

爱情既不是逻辑的，自然而然也不是永恒的。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永恒的东西，连石头都会氧化，连太阳都会熄灭也。可是比较起来，石头和太阳固永恒之物也，百年前太阳是太阳；百年后太阳仍是太阳；你小时候兀立在你庭院中的那块花岗石，等你老大回乡时，那花岗石包管依然存在，没啥异样。爱情恐怕不能这么的简单，吾友伊利莎白泰勒女士，不惜冒天下大不韪，拆散费雪先生的家庭而嫁之；魏平澳先生和纪翠绫女士，当初简直闹的天翻地覆，等于杀开一条血路，才算结成连理。这些爱情，其浓其烈，其以生死相许，就是把人类中典型的傻瓜司马衷先生从坟墓里拖出来，他都会拍胸脯保证，决不会再有什么变化。问题是，怪就怪在这里，爱情跟月球一样，向阳的一面，固然热的要发疯，背阳的一面，却冷的硬要冻成僵尸。

不要看情侣们在一起如漆似胶，等过了两年，你再去打听一下，恐怕谁也不认识谁矣。再严重的海誓山盟都没有用，盖无论男女，在紧要关头，啥惊心动魄的话都说得出，这些话能作得了准欵，不要说在紧要关头的话作不了准，便是在正常情况下，说了都很难作准也。如果都能一一兑现，天下还有婚变哉？还有失恋哉？还有桃色新闻以饱读者的眼福哉？在美国有一个小故事，某大亨和他漂亮的女秘书打的火热，人人都知道他们不可开交，可是却忽然告吹，朋友询之，大亨曰：“那女人太厉害，她把我说爱她的话用打字机一字不漏的打下，叫我签字，那岂不要我的老命。”洋大人大概太重然诺，如果换了中国人，恐怕你叫我签字我就签字。某新郎就把新娘爱他的话当众全部录了音，新娘也照录不误，这就比洋大人胆大的多。其实，签名也好，录音也好，只可保障经济，一旦等他变心，用它敲一笔竹杠，以便再找别的户头；恐怕不能保障爱情，因爱情本质上就是多变而不稳定的，仅凭几句甜言蜜语的海誓山盟，成不了太阳和花岗石。

一个女孩子如果要嫁给一个抛弃过妻子的男人，家长亲友，每每警告之曰：“他能抛弃他太太，也就能够抛弃你，他太太就是一个活榜样，你怎么执迷不悟？”一个男人如果娶一个风流女子，朋友也会警告之曰：“她把前面那个男人一状告到法院，连血都榨罄尽，你玩得过她乎，前面那个男人比你精明的多啦。”这一类的警告，有其至理存在，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从别人痛苦中吸取经验教训，那真是蠢猪。但问题却在于，如果他们说的话不关爱情，可能成为定律；不幸他们说的话竟关爱情，便没有那么科学。张三先生第一次娶玛莉小姐踢之，第二次再娶丽沙小姐亦踢之，第三次娶海伦小姐，你敢肯定他也踢之乎？说不定恩情如蜜，终身不渝。李四小姐

第一次嫁约翰先生离之，第二次嫁兵治先生亦离之，第三次嫁威伯先生，你敢肯定她也非离之不可乎？除了上帝，谁都能预料也。

纪晓岚先生在《阅微草堂笔记》上有一则记载：某一位妇人，前夫死时，她没有一点戚容，甚至还挂上红布，以示普天同庆。嫁人后过了几年，第二个丈夫也伸腿瞪眼，她阁下披麻戴孝，哀痛逾恒，截发自矢，为夫守节。别人见而奇怪曰：“你已是再嫁之人，还守啥节？何况不为第一任丈夫守节，而为第二任丈夫守节，那算啥理？”她阁下答曰：“第一任丈夫虐我打我，毫无夫妇之情，他死了我很高兴，第二任丈夫不以再嫁轻我卑我，反而爱我敬我，我自然报答他。”

呜呼，这则笔记，人人应该一读，爱情之多变和不按逻辑进行，可增说明，他可能一向乱搞，她可能也一向乱搞，却在最后一次改邪归正，谁都不能肯定有其一必有其二，有其三必有其四的。廉价小说上对此发挥的最淋漓尽致，凡是背夫私奔的妻子，或是背父母私奔的女儿，铁定的都没有好下场，真是见了他娘的鬼。爱情如果那么简单，有其必然结论，可以用数学公式算出来，那叫人工受孕，不叫爱情。盖背夫私奔也好，背父母私奔也好，其结局糟不可言的固多，但异常美满的亦有的是。柏杨先生说这话，不是奉劝太太小姐快点收拾铺盖，假使老妻或爱女跟野男人跑掉，我恐怕要大打出手。然而我为此言者，只在研究一下爱情的特性，以便说明很多爱情纠纷的真象，望有学问的朋友察之也。

爱情的本质是自私的，也是不合乎逻辑的，同时也是虚荣的焉。

一谈到爱情的本质是虚荣的，准有人暴跳如雷，说我对爱情横加污蔑，简直不当人子。然而事实归事实，不承认归

不承认。假使柏杨先生临老入花业，明天也谈起恋爱，我也曾咬定牙关，跟圣恩站在一条线上，而且谁要说爱情是虚荣的，说不定还要揍以老拳，用以表示我这个人最坚贞可靠，你放心陪我上床可也，然而，我现在既不谈恋爱，自无所顾虑，心情平静，脑筋清楚，不防口吐真言。

圣人曰：“人之既衰，戒之在得”，盖普通人一旦成了老头老太婆，往往发现世界上啥都是假的，妻子丈夫儿女都靠不住，唯有钱才是真的，可解决任何疑难杂症。于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尤其是和女儿之间的冲突开始。杜牧先生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们可套之曰：“少女不知钱重要，硬要嫁给穷光蛋”。父母和儿女的纠纷，多半由此而起，父母根据一生惨痛而宝贵的经验，对女婿的要求，只要有钱就行。而女儿则不然，喜欢音乐的，则要嫁音乐家焉；喜欢诗的，则要嫁诗人焉；喜欢看小说的，则要嫁小说家焉；喜欢跳舞的，则要嫁跳舞师焉；喜欢白相的，则要嫁花花公子焉；喜欢去美国的，则要嫁留学生焉。偏偏把“钱”的问题置于大脑之后，甚至连饿死都不在乎。

于是，一场激烈的家庭内战遂白热化，父曰：“你嫁给张三，张三一个月多少钱？能养活了你乎？”母曰：“张三那小子银行里多少存款？有房产乎？你们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女儿愤愤曰：“钱，钱，钱，你们就知道钱，好象要卖女儿。我只要人，不要钱。”呜呼，基本观念竟如此之相异，纵是谈三十年都谈不拢，结果不是女儿和该穷小子一溜了之，便是果真嫁给一个有钱的。后者还好，前者自然搞得轰轰烈烈，把父母气得九死一生，父母之所以九死一生者，一方面气女儿不听话，一方面气女儿不知道钱中用也。

有人就在此歌颂起爱情的伟大和纯洁了矣，不过问题似

乎不能如此简单的就可找出答案，一个千金小姐爱上一个穷小子，往往因该千金小姐对“穷”的意义并不真实的了解，我常听有些富家少女向其男友发誓曰：“我啥苦都能受。”便不禁想上去打她一个嘴巴，盖她根本不知道“穷”是何物，“苦”又是何物耳。她以为穷者，顶多是不天天做旗袍，苦者，顶多是不天天跳舞，穷苦者，顶多不雇人擦汽车而自己擦之也。这种少女娶到家，当丈夫的只好整天挨打受气。终于自尊心丧尽，抱头鼠窜。

除了对“穷”的误解，主要的还是虚荣心在作怪，那就是：她不相信她的男朋友会永远没有钱，现在固然穷兮兮，而总有一天，钱多如山，足可以堵住父母亲友的嘴。试问哪个少女肯承认自己天生的受罪命，死心塌地的专找穷到底的丈夫过一辈子也。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私生子平空增多，一个私人资助的研究所，调查一年之久，发表一项使道貌岸然者吓一跳的结论，报告书上曰：“不知道什么缘故，少女们对一些穿着窄窄军裤，屁股因包得太紧而膨胀的年轻小伙子，简直是着了迷，每逢有部队经过和开拔时，军营附近无法下手，她们就蜂涌到火车站，向那些队伍已经解散，零乱候车的阿兵哥大飞媚眼，然后就在野地表演一阵，才算罢手。这个报告发表后，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颁布严令，即是在候车时间，队伍也不准解散，防小伙子被诱惑的昏了头。

这是可以解释的，基于爱情的自私本质，女孩子既不为你的钱，一定得为你点啥——或者爱你老实；或者爱你英俊；或者爱你文章写的好，天下闻名；或者爱你的官大；到处有人恭维；或者爱你长的小白脸，女人见了都要欲火中烧；或者爱你的学问大，连阿比西尼亚文都精通，而且又会发明原

子弹；或者爱你交游广，连去舞场都不花钱。总而言之，她一定得为点啥，绝没有一点啥都不为的爱情。最常见的现象是：她和她心爱的男朋友或心爱的丈夫，并肩而行，她一定有点骄傲之感，她才快乐；如果没有骄傲之感，则事情就要糟糕。有一天我在街头遇到一个女学生，介绍其夫与我，是一知名之士焉，我连表敬意曰：“久仰久仰，报上说你最近要去英国讲学？”女学生听之大喜；如果她的丈夫是柏杨先生，我想她介绍时便不可能如此利落，盖骄傲不起来也。

虚荣和荣誉

虚荣有时候和荣誉简直很难弄清，一个人宁可卖掉被子，出门硬是要坐计程汽车，你说他是虚荣，他说他是荣誉。一个人为面子牺牲，你说他是荣誉，遇到乡愿，却会说他是虚荣，泄尽了你的气。

任何爱情上的骄傲都有虚荣的成分，纽约一个女人有一天从街上归来，进门便落泪如雨，其夫问之，她伤心答曰：“我走到街上，连清道夫都不再偷看我啦。”想当年她一定美艳绝伦，步履所至，清道夫都忍不住仰头一觑，可知其魅力之大，而如今清道夫首先发难，不再看她，一叶落而知秋，一人不看而知老，伤魅力之减，衰年华之增，怎能不一哭乎？诋之者责其虚荣，同情之者认为她为荣誉而奋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亦有理焉。

在爱情的领域中，荣誉和虚荣简直从头到尾混淆。有这么一种现象，男女恋爱，女子比较富有，男子穷的就是吊到绞架上也绞不出一滴油水，如果女子爱他至深，或者是女子昏了头，一娶一嫁，当然没有问题。如果女子父母提醒了她，或她自己恍然大悟：“嫁了他吃啥？”这场恋爱恐怕要完蛋，那个小伙子准跳起脚来，大骂那女人虚荣。

哲人们对“钱”的问题，已经说了不少格言。在这方面，柏杨先生则另有高见。族孙某某，今年二十三岁，追一董事长女儿，眼看就要吹吹打打进洞房，不知道从哪里刮出一股斜风，把恋爱的船刮离航线，再去访她，看门的人手持铁棒，就要动武。年轻人以我的学问奇大，特来请益，来时鼻孔冒烟，声言要一刀把她杀死，我乃问曰：“她不理你，原因何在？”答曰：“嫌我没有钱。”我曰：“然则你有钱乎？”答曰：“没有。”我曰：“那么她没有错，而是对了矣，你还有脸闹啥？”答曰：“爱情是纯洁的，她太虚荣。”我曰：“凭你这句话就该活埋，我问你，你一月多少银子？”答曰：“九百元。”我曰：“公家有宿舍乎？”答曰：“没有。”我曰：“然则一旦你们结了婚，便非得租房子不可矣，除了正薪，你还有外快乎？”答曰：“兼一个家庭教师，月入三百元”。我曰：“那么一月一千二百元矣，还有其他收入乎？”曰：“没有。”我曰：“能贪污揩油乎？”答曰：“不行，我管的是设计。”我曰：“这就叫糟，你结婚后需要租房子，六席榻榻米两间，至少五百元，剩下的七百元，不买肥皂乎？不买牙膏牙刷乎？还有袜子、衣服、应酬，请问不足之数，你将怎么办哉？”答曰：“既然相爱，就应共同受苦。”我曰：“好小子，说的全是狗屁之话，对自己心爱的女孩子，还没有结婚哩，便打定主意叫她受苦，真是蛇蝎心肠，再不快滚，看我打断狗腿。”该年轻人趁我找棍子之际，